

蒋述卓
主编



七色光海外华文散文丛书

The night in Bohemia

波西米亚的夜晚

THE NIGHT
IN BOHEMIA

T H E
N I G H T
I N
BOHEMIA

老木
著



生活需要快乐，需要美，
更需要思考。

人生需要学习，需要努力，
更需要感悟。

生命的悟性涵养，
成就生命的格局，

是生命存续状态的基础和取之不尽的源泉。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蒋述卓
主编



七色光海外华文散文丛书

波西米亚的夜晚

THE NIGHT
IN BOHEMIA

T H E

N I G H T

I N

BOHEMIA

老木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西米亚的夜晚 / 老木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7. 11

(“七色光”海外华文散文丛书 / 蒋述卓主编)

ISBN 978-7-5360-8431-5

I. ①波… II. ①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4411号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欧阳衡 蔡安 李珊珊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张红霞

书 名	波西米亚的夜晚 BO XI MI YA DE YE W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2.75 2插页
字 数	137,000字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生活需要快乐，需要美，更需要思考。

人生需要学习，需要努力，更需要感悟。

生命的悟性涵养，成就生命的格局，是生命存续
状态的基础和取之不尽的源泉。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a stylized character at the top, a vertical line, and a horizontal stroke at the bottom.

多年来，在海内外侨界与华人社区中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出现了更多的华人移民。如今，可以说，四海五洲凡有人居住之地，几乎都有华人的身影，而只要有华人居住与扎根的地方，就会有华文文学生长的契机与土壤。

从美国的“天使岛”诗歌到聂华苓、於梨华、张错再到严歌苓和加拿大的张翎、陈河、曾晓文，北美地区的华文文学走过的百年路程和取得的傲人成绩令人肃然起敬；欧洲则有从赵淑侠、池莲子、林湄、章平到虹影、杨雪萍、老木、谢凌洁等覆盖全欧洲领域的欧洲华文文学胜景；亚洲，在原来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兴盛的同时，如今的东北亚国家如日本、韩国等也崛起了华文文学的山峦；大洋洲、非洲乃至中南美洲，华文作家也正在集聚着创作爆发的力量。一代又一代海外华文作家，接力华文文学创作，共同创造了海外华文文苑的庞大气象和繁盛局面。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不少海外华文作家的作品不断在国内重要文学刊物如《中国作家》《十月》《收获》《花城》《人民文学》等上发表，并屡屡获得多

种奖项，拥有海内外大批“粉丝”，产生着重要影响，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海外华文作家居住海外，有着不同于中国的生活体验和感受，他们当中有的是前好几代就已移居他国的华裔，早已融入当地的生活，他们的作品犹如一面面镜子，直射、折射或者反射着异域的种种风物风情，他们的心也似一束束充满能量的光透视着这个丰富而复杂的世界。无论是书写当下还是回忆往事，无论是叙实还是虚构，都呈现出耀眼的斑斓。欧洲的杰出作家罗曼·罗兰说过，作家的创作需要有“心之光”的照射。批评家艾布拉姆斯则将欧洲文学理论的发展梳理为“镜与灯”两个喻象。文学是入学，它首先需要“心”之“光”的照射与透视，世界现实的复杂多变才能经过作家“心”之“光”的过滤与影射，呈现出斑驳陆离的七色之光——“赤橙黄绿青蓝紫”，令人心荡神移、迷醉沉浸。丛书冠名以“七色光”，正是此意。

此丛书首推八种，旨在呈现一批中生代、新生代的优秀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实绩，体现海外华文文学领域的新感觉、新面貌和新趋势。在这些作家中，有的是小说作者，他们的小说不少曾在国内外获得大奖，但他们的散文作品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尤其是在他们集子里收录了一些访谈与创作谈，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心路历程，这也是为华文文坛提供一种有益的研究资料。这些作家中还有比较陌生的面孔，有的还是跨界的作家，他们带给丛书一种清新的文风和别样的文学之气。

总之，丛书的宗旨是着眼于“新”与“透”。“新”在于新人

新作，包括推出新生代的作家以及虽不为人熟知但却能展现华文文学创作新力量的中生代作家；“透”则在于表现出通脱剔透的散文风格，能透露出七色之光的散文新格局与新气象。

我们与五洲四海的华文作家一道行走在文学的漫漫长路上，我们共同在努力着！

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

喜欢摆弄文字的人都喜欢给自己起个笔名。起笔名这事有点像给自家的小孩子起名一样，本来很简单的事，却常常越琢磨越费思量。因为它除了符号的作用以外，还要尽量与主人的气质、形象、喜好等相近。再讲究一些，还要考虑生辰八字、平仄相配、卦象、数术，读音、字形，组合等诸多讲说。

十几年前，在捷克第二次办报纸的时候，常写一些有针对性的时事评论文章。为了避免与被评者直接发生冲突，便有了起笔名的需要。

作为全业余写手，老木自然不敢有那么多讲究。起笔名的标准自定为简单、质朴、淡然。结果选来选去，发现自己名字的第一和最后两个偏旁：木、十既可理解成名字的缩写又符合自己的直觉喜好，与本人属木的命格也相合，好懂易认，书写简要、读来上口，字体没有繁简之别，毫不张扬，朴素别致。将二字竖排，便是“本”字。恰合老木悟善归道、天人合一的座右铭——道者，万物之本。

若附会强解，亦可巧思臆想，生发出一些所谓“时尚之说”：木者，人+十，俨然耶稣背着的十字架、人神合一的样子。

他是被老爸派来用自己的生命来救赎人类的。他没有带来阿里巴巴的咒语、没有带来金鱼给渔婆的如意盆。他只是用自己的生命把人们欠他老爸的帐“顶”下来，“无息借贷”给万民百姓，允许人们自觉地一点一点地按揭还给他。这么烦琐又充满风险的顶帐与按揭，在今人看来，必定是拿了老爹的巨大“回扣”。所谓“无利不起早”嘛！

木本来是圆形的，又有圆滑、通融之意——也就是说有灵活变通之能。明明说了“不”的事，它偏偏要设法超过一点点——尽管只是一点点。像我们现实中的感情和婚姻，在笃信和怀疑之间，有人说“不”，也有人说“木”。对，只差出一点点。“木”看上去有点傻傻的，安稳对称很中庸的样子。其实是装傻、藏拙。

木又有一种坦然和淡然的气质。你看那路旁的老树，似乎憨臬臬地伫立了几百年、上千年，谁都没在意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它静静地观察身边发生的一切，为而不争、观而不言，临风雪而不避。它淡然自在，从来不想展示什么，也不必说给世人什么。

春属木，因而木还有生发之意，它努力进取而不必求灿烂辉煌。独处，它冠盖留荫、造福人间；群聚，则携手成林、共担风雨。

还有朋友调侃说，木十乃木石谐音，暗含“木石前盟”比喻，昭示动人而枉然的悲剧爱情……

随着年龄的增长，朋友们给木十名字前冠以“老”字，以为敬称。不多时，大家嫌麻烦，省略了“十”字，简称老木。于是便有了后来的“老木”这个变化后的笔名。

好想真的像一株入世而不争的老树，默默地站在一隅把自己的

观察、思考、感悟用文字记录下来，拣有用些的留给后人。本书的散文，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逐渐写成的。

散文是我从事文学写作后首先发表在捷克报纸以外刊物的文体。由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的付兆祥秘书长和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的莫索尔前会长推荐，经台湾《中国时报》方梓编辑的辛勤组稿，发表了散文《石子路》。随后应方梓之约又发表了两篇。从此打开了我“捷克门外”的文学写作之路。所以，在本书付梓之时，我诚以感恩、感谢之心，向付兆祥、莫索尔两位老大哥和方梓女士致以深深的感谢，并以挚爱之心感谢家人多年来对我的支持、理解和爱护。

其实我的第一篇散文是收入本书而从未发表过的《端砚》。是1994年父亲去世后写来纪念父亲的。我愿意就本书的出版，向我书中多次提及的已经过世的双亲致以深深的追念。相信他们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向他们一直引为骄傲的儿子投以满意的微笑的。

二〇一七年一月

石子路	001
圣诞节的雪	007
红月亮，白月亮	011
收获幸福	015
飘飞的生命	019
洗澡·回家	022
故乡的小城	028
春天是最美丽的	033
波西米亚的周末夜晚	036
舍命的女人们	044
来自星云的寓言	049
惨	054
端砚	057
罂粟花开	068
母亲的生日	075
情人节断想	084
陪着姐姐快乐地“被旅游”	090
车站	093
到基辅去（之一）	

列车	098
到基辅去（之二）	
道路	102
到基辅去（之三）	
过关	106
到基辅去（之四）	
东西	110
到基辅去（之五）	
市场	115
到基辅去（之六）	
公路	121
到基辅去（之七）	
孩子	127
到基辅去（之八）	
居家	131
到基辅去（之九）	
基辅	136
到基辅去（之十）	
鱼“塘”与鱼“库”	144
爱琴海边的遗迹	149
X5	157
社长	161

松花江畔	165
清雾中的“放马营”	171
招待所	175
与老虎“零距离”考	179
《高跟鞋》臆想	182
奥赫里德的春天	186

石子路

从堡捷布拉迪到布拉格有一条自东向西约五十公里长的高速公路。这条路大概已建成十年，经过许多次维修，却始终没有延伸的意思。不像布拉格向西、向北的高速路，几年来已远远伸出国界。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概是捷克人想要往西欧的高处走，所以路先往“高”处修。

这公路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捷克国家序列，11号；另一个是欧洲统一序列，E65号。捷克在进入欧盟之前就给自己的公路起了这样的名字，可见世界逐渐自然整合带来的“全球化”是人类的必然共识。

公路宽阔而平坦。远处，“康拜因”在金黄色麦浪上“浮游”，很像故乡滑稽的旱船；近前，正在吐穗扬花的玉米和开着紫色小花朵的苜蓿如同薄薄厚厚连在一起的毯子，颜色浓淡相宜；围栏里或立，或走，或卧的牲畜；红顶白墙、鲜花簇拥、鸡鸣狗叫的农家小院；清澈的渠网河流；覆盖了森林的小小山丘……这样一些色块、一些影像、一些声音，在拉拜河流域的平原上参差错落着，把中欧这慵懒、闲适、恬静的田园景致一览无余地铺泻在公路两旁。

几年前，中国人来到几乎是“中国商品真空”的捷克，无论谁，

只要肯做，如今差不多都过上了殷实无忧的日子。成功后，人们有的留下，有的转徙，有的荣归故里，也有的就地为囚。人们如同挤在原本拥挤不堪的车厢里，开在路上摇晃一阵，便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合适自己的位子。

车窗外随风飘过一簇簇蒲公英的种子，极像一把把降落伞。如同飞越了重重山水来到欧洲、来到捷克的中国人一样。

中国人凭着顽强的生命力、勤勉与耐苦，在一方完全陌生的土地上生根、繁衍。不怕路途的艰险，顾不得沉重的乡愁，就那样义无反顾又自在轻盈地、带着些许忧郁一路飘去。

布拉格十区一个大型摊群市场门口附近，有一家中国食品零售行专门出售从中国舶来的、供亚洲人消费的食品，兼售一些欧洲中文报纸和捷克《捷华通讯》小报。在这里，从捷克新移民法到巴尔都卑采市的台资企业领导要求捷克员工对领导“起立”“微笑”“致意”而惹起争端，从几多政府首脑绯闻到阮病毒对DNA圣经的挑战，从新儒家学说到最近赌场战况，各种消息都在这里交会、传播，成了一个与卡西诺相似的“信息中心”。

中国人给这个摊群市场起了个饶有意味的名字：“越南村”。所谓“村”者，一是喻其设施落后，再是以其富有而视其不屑。然而，先前各立门户的华商看清了集约市场的吸引力之后再要入“村”时，自然少不了许多周折和破费。如今，虽然“村”里的货品依然绝大部分来自中国，但市场的主人和大多数好位置的租户却是越南人。这是自以为富有而不团结的中国人没有料到的。

更难以预见的是，来捷克较早、没有语言障碍的越南人和手里有货、

有资金的中国人似乎根本不记得战争的怨恨，很快就天作地合般地在捷克“同志加兄弟”起来。

最难预见也有趣的，是“村”里立下一条令许多歧视有色人种和亚洲人的捷克人感到难堪的规矩：凡是黑发黑眼睛的，都可以免检出入，而金发碧眼之辈则必须出示文件，接受检查。而执行这一规则的竟是捷克人充任的保安！这在仍然残留着许多种族偏见的捷克，很有些占山为王的意味。

“村里”这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只经营服装、鞋帽，现今日用百货无所不有；早先由集装箱、烂泥路拼凑起来的市场，目前逐渐改造成近乎“室内市场”的摊群；新增加的食肆、网吧、旅游、机票、翻译等等许多铺面正如雨后春笋般四处开张。俨然一个小社会的样子了。

“村”里的人也发生着变化。终日为了赚钱埋头劳作，不知今夕为何夕的人们，逐渐对健身、旅游、娱乐产生了兴趣。人们开始走进博物馆、美术展、歌舞剧院、古玩店。即便在“村”里，也随处可见利用工作的间隙举称对弈的棋友。中国人学会了善待自己，懂得了纳税、投保，习惯了维护公共卫生和说“对不起”。他们认识了做一个公民社会成员的条件、权利和义务。也明白了作为公民的责任和自我约束，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在和解脱。

沿着伏尔塔瓦河向西，顺河转去，便是布拉格的中心地带。河水是深绿色的，平稳而安详。水面不宽，没有布达佩斯的多瑙河那样宽阔，没有伦敦的泰晤士河那样雍容，没有莫斯科的伏尔加河那样忧郁，没有亚马逊河那样苍莽却透着与天地浑然一体的质朴。伏尔塔瓦河像

个藏在深闺的小家碧玉，温柔而灵秀，一身诗书气又兼有几分令人爱怜的忧郁。

河湾处，布拉格堡高高的青石色大教堂与侧旁的绿树、小院落一起被揉进波光粼粼的倒影里，给人一种摇荡、迷幻的感觉。绿水中游泳的白天鹅，蓝天下翻飞的小江鸥……不由得就把你带到德沃夏克、卡夫卡的精神王国里去。

河两旁尽是几百年的古建筑：哥特式、文艺复兴式、维多利亚式、洛可可式……几乎处于欧洲版图中心，被称为“世界建筑博物馆”的布拉格，由于天赐的福分先后躲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荡涤，侥幸地把几百年来捷克人民建造的无数古建筑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走在河边，看着面前的景致，当我们的思想游开去又归来时，始终解不开那个疑问：当奥匈帝国、希特勒入侵时，捷克人没有反抗，他们屈辱地投降了。然而，他们留下了民族、文化，还为后代完整地保存了历史名城；那蛋清和（音 huò）灰、青砖垒砌的古查理桥，300年前曾是绞死罪犯并悬挂其尸体的刑场，如今却成了充满浪漫、爱情，游人如织的著名景点和街头艺术家们施展才华的乐园；老城广场中心，是当年惨受焚刑的扬·胡斯的群雕像，似乎肃然站立在那里的他依然带着其追随者向上天求索着宗教的平等。而把他投入烈火中的大人们却早已灰飞烟灭、了无印记……走弯路，结果往往会回到起点，历史就是这样规定了社会和人生。

老城广场到瓦茨拉夫广场之间，是一片很大的古建筑群。它们不同于别处的古建筑，如同“最后一叶子”一样醒目地被“供”在那里。这里“文物”级的建筑像大海中的潮涌一般浩荡而来。阳光下，古老